

□钟倩

写美食也是写故事，写故事里有血有肉的人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贪恋某种味道，不过是借着它寻觅乡愁与记忆。

作家张欣的长篇小说《如风似璧》，写尽美食与家宴，拨开繁华见天地、见人性、见众生，最难能可贵的是她笔调舒缓，犹如古典弦乐，给人别样的岭南之美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广州，城中巨富之女苏步溪，感情之路一波三折，又阴差阳错走上学中医之路；妙龄名伶心娇，家境贫寒，被送人做养女，结缘吴将军，从遇仙馆到福安茶舍，拥有不为人知的辛酸；苏府女佣阿麦，被打金师鹏仔蒙骗又被抛弃，多年后重逢，演绎悲欣交集……三个女子的命运轨迹错综交织，直教人一声叹息，但是转而回味，人物之间的情义与冷暖，都凝结和附着在食物之上——这样一来，民国时期广州的世相百态，跌宕出人性的光影。书名《如风似璧》拥有双重寓



【读书笔记】
心向南方

意：一是凸显女性精神风骨，广州女子勇毅、坚韧，如风中玉佩，既有风的凛冽，又有玉的圆润。二是再现广州人的“内美”，谐音“如封似闭”乃是吴式太极拳第九式，马步、收手后再推出，对应广州人的低调、隐忍、力道。

很多东西都会造假或腐朽，但身体里响动的乡愁永远不会，它只会愈加醇厚。这本书唤起了我的乡愁。我的爷爷籍贯广州，过去对我来说，那只是地图上的一湾蔚蓝，伴随年龄的加持，南方变得具象化，“广州”二字所承载的精神重量呼之欲出，令我时常不安。粤语有句方言“搵食”，即讨生活、谋生计。从南洋到广东，后来来到山东，爷爷的创业路就是讨生活，怪不得他对美食格外讲究，“好唔好味”（是否好吃）最重要。民以食为天，饮食男女的生存哲学，对应着欲望、局限与残缺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幻，其本质都不会有所变化。作家葛亮的小说，铺展出一幅摇曳多姿的粤食精神图谱。《北鸢》里，文笙的母亲昭如对叶师娘说：“中国人的那点道理，都在这吃里头了。”此言一语中的。葛亮擅长通过“常与变”勾勒人间食单，他笔下的美食变成一枚切片，醇厚、扎实，且足够锋利。张欣则不同，她笔下的美食隐匿着功夫、心性和气节。可以说，女子如风，精神似璧，柔韧之间，开阖有度，她们的精神底色依然是儒家的，不失传统韵味。

一碗去葱的艇仔粥，乃是小说的灵魂。乱世喝白粥搭配咸萝卜条，是市井饮食的坚韧；大宴后煲桂花鸡头米糖水，则是贵族精神的相承。其中，吴将军家宴、二太太家宴、阿麦炒田螺等，勾勒出广府文化的精髓要义。吴将军寿宴，心娇通过梅贵姐引荐结识钟小姐，一个把《江户流行料理通》研究得透彻的民间高手。在她的指点下，搭建卷棚，备好九龙泉水，当天出手就是惊艳。从开场的杏仁猪肚汤，到开胃的“四小件”，梅菜扣肉、礼云子等，于平凡中见惊奇。张欣不惜着墨刻画美食，烘托出人物的立体形象。

美食的精神密码不外有二：料足求精，肯下功夫。赴恩师家宴，二太太自带两

个主菜，一个是烧大鸭，掏空鸭肚子，装进牛筋、牛肚、腊肠，腊肠乃沧州栈出品，肠衣、料酒、白砂糖、生抽都极其讲究，“细密的功夫细密做”；另一个是西园酒家的“鼎湖上素”，素菜的灵魂却是肉汁，倒入由老鸡、猪瘦肉、火腿熬制的高汤和半汤匙猪肉，立马精神抖擞。谁能想到，菜肴既为师娘不善厨艺解了围，又成为苏步溪和严膺婚姻的润滑剂，可谓一箭双雕。后来，九如海鲜舫被夺走，二太太顶下小门头，取名“炖品皇”，出售陶瓷炖盅，天麻炖猪脑、椰子炖乌鸡、竹参炖鹤鹑、清补凉炖龙骨等。食材新鲜，炖足四至六个小时，一开张就炸街，门庭若市，把食肆档口比了下去。苏步溪问母亲有何秘诀，她和盘托出：“家常美食的要诀就是用料要足。要省，不如不吃。要省，不如不做。”做菜犹如做人，做生意好比修行，大道至简，莫过修心。

“没有人觉得吃东西是丑的。”富贵人家的美食象征权贵与身份，但底层民众的美食也绝不逊色。阿麦是个不折不扣的苦



命人，顺着卤水掌翼的下酒菜或酒引子，就对负心汉鹏仔动了感情，由此结下孽缘。凡夫肉胎，都无法逃离吃的诱惑。世道轮回，打金师鹏仔摇身变成黑帮老大断眉鹏，最刻骨铭心又惊心动魄的一顿饭，当数阿麦去营救贺喜儒的孩子小偶，也是她与鹏仔的私生子。小说写道：“只是在三个人默默吃饭的时候，阿麦的眼泪突然滴落下来，这也许是血脉相连的三个人唯一一次在一起吃的饭。她慢慢咀嚼着，体会着每一秒钟的幸福和温暖。”这顿饭吃出身世之痛、离别之苦，令人五味杂陈。鹏仔走上不归路，也是源自“搵食”：自幼家贫，双亲饿死，跟着哥嫂长大，早年出来闯世界、讨生活，受尽天下人冷眼。他发誓有一天出人头地，要赶尽杀绝、作威作福，把所有的辛酸都还这个世界。他的悲惨结局也是命中注定。但阿麦并没有自暴自弃，她身上有股子不放弃的韧劲。读鲁迅的《呐喊》，学中医，去大排档里炒田螺，在烟火漫卷中与花猪的感情升温，却最终没有修成正果。

美食导演陈晓卿说过，“食物是在前面的，食物背后永远有人。”以美食入文，是残缺对完整的呼求，也是与自我的和解。好的厨艺有通关之妙，好的美食有疗愈之效。步溪开医馆实现价值，心娇靠打拼谋生路，就连府上佣人宝珍也跟着太太大学做五蛇羹，钻研配料食用菊花“鹤舞云霄”的种植办法。而侧笔人物钟小姐钟月蓓烘托气氛，钟府家宴的诱惑，钟氏糕点的独特，在于神秘又孤独，食材越严苛，内心越孤独。最出名的炖汤盖着盖子，用厨房烹饪纸封了七八层，名曰“如封似闭”。俨然，以美食点睛文眼，表面上看，是广州人的气节，无论时局多么黑暗也要喝一碗靓汤的坚持；从深处审视，则是人性的持守与高贵——所有的美食都会经由肠胃抵达心灵，涌出来的温热之感便是汨汨乡愁。

心向南方，烟火素淡。循着一碗艇仔粥的方向，我隐约望见爷爷高大而晃动的身影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□苏良进

小雪时节，天地间仿佛被一层轻纱般的诗意笼罩，频繁的冷空气和偶尔飘洒的雪花，为大地披上一袭洁白的华服。而白菜的收获，成为这个季节不可或缺的一抹绿意与希望。

在我的家乡，流传着两句充满智慧的谚语，一是“立冬萝卜小雪菜”，简单几个字，便勾勒出了季节更迭中农作物的生长规律；二是“小雪不拔菜，必定是一害”，这是对农人智慧与经验的生动诠释。在过去那个年代，每一棵白菜都承载着家庭对丰收的渴望与期待。

记得儿时的我常与父亲一同踏入那片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菜地。立秋之后的一个晴朗周末，我跟随父亲，肩扛农具，手提白菜种子、化肥，踏上了播种希望的旅程。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在田垄间划出一道道生命的轨迹，浇水、撒种、施肥，每一步都显得那么细致。最后，他细心地撒上土，盖上冬瓜叶，仿佛是为这些未来的绿色精灵搭建起一座座温暖的摇篮。

几日之后，嫩绿的小芽破土而出，如同婴儿般娇嫩，它们在晨露与夕阳的轻抚下茁壮成长。父亲每日不辞辛劳地浇水、除草，忙碌的身影在菜园里穿梭。转眼间，白菜已长成一个一个翠绿的蒲团，叶片肥厚，色泽鲜亮，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当它们迎来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，父亲的脸上也绽放出了满足与欣慰的笑容。立冬之后，父亲会精心挑选出几棵最饱满的白菜，带回家中。母亲则施

【悠悠我心】
小雪时节收白菜

□童卉欣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节，贾宝玉去探望宝钗，写道：“宝玉掀帘一步进去，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，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，蜜合色棉袄，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，葱黄绫棉裙，一色半新不旧，看去不觉奢华。”淡笔白描的几句话，温暖又日常，“半新不旧”四个字最好，宝钗身为皇商之女，穿着半旧衣服，既点染出她低调的性格，又彰显出大家闺秀的真实风范。平日闺中，若也珠翠满头、衣彩簇新，那必是暴发户做派。

四大家族原是钟鸣鼎食、世代簪缨之家。黛玉初进贾府时，见王夫人房里，“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，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。”脂砚斋点评这“半旧的”三个字极传神，椅袱这种平民百姓家不多见的东西，被贾府用得半旧，才显见世家大族的低调奢华。

寻常百姓用半旧之物，不是为了低调，主要是为了俭省。过去，谁家哪户快要添小娃了，头几个月，准妈妈和外婆便忙着在邻居家、亲戚家搜罗棉质旧衣物，烫洗晾晒后，剪成一块块当宝宝的尿片。衣服也是越旧越好，因为越旧越柔软，不会硌到婴儿娇嫩的皮肤。待到孩子大了，用不上了，有时还会转赠另一家。旧棉布尿片不及一次性纸尿裤方便，可从绿色环保和人情传递的角度看，却是远胜今日的。

记得三毛有一篇散文，里面她自述很宅，只爱看书和画画，几乎大半年才出门一次，准备去买新衣服，结果逛了几条街，什么也

展她的烹饪魔法，无论是包水饺，还是炖煮肉丝白菜，都成为我们味蕾永恒的记忆，温暖而深刻。

随着天气日渐寒冷，北风呼啸，落叶纷飞，父亲常驾着那辆老旧的驴车，载着满车的希望与收获，穿梭在乡间小道上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我放学回家，总能看见院子里堆满如山小般的白菜，那是冬日里我们最坚实的依靠。有时，父亲还会在院中挖一个地窖，将白菜妥善储存，确保我们能度过一个充实的冬季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父亲带着我将自家种的白菜带到集市上售卖。中午的时候，父亲让我自己先卖着白菜，他去赶集买点东西。临走时父亲再三告诉我白菜的价格，可是，我等了好长时间，父亲都没回来，白菜也迟迟卖不掉，等我越来越心急，只好压低价格把白菜卖掉。等父亲回来的时候，白菜已经被我卖得所剩无几，收入的钱却比预想的少很多。不过，父亲的眼神中没有责备，更多的是宽容。

白菜，这看似平凡的蔬菜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，它承载了无数家庭的温情与记忆。“自种畦中白菜，腌成瓮里黄齏。肥葱细点，香油慢炒，汤饼如丝。”宋代词人朱敦儒在《朝中措》中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白菜从种植到腌制，再到烹饪成美味佳肴的过程，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珍视跃然纸上。

小雪时节的白菜，曾经滋养了我的身体和心灵，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愁与美好记忆。

（本文作者为潍坊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学教师）

没买，回来后清点自己的旧衣裙，觉得件件来之不易，更加爱它们。那时候处在花季的我无法共情三毛，年轻女孩，哪有不爱新衣的？只有人到中年，方知旧衣物的熟悉、熨帖、安心，让人坐卧嬉闹皆随意，穿着时不用端着、装着、紧张着，才是最要紧的。物永远服务于人，能让你自在的，才是好物。

白居易的诗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向来为人称道，你看：旧炉上正温着新酒，欲来的新雪和你一道，在等待即将造访的旧友。闲适、优美、惬意，闪烁于新旧交织的对比中。人类有多需要新雪、新酒和一切“新欢”带来的惊艳、惊喜与鲜活刺激，心底就会多眷恋旧炉、旧友和一切“旧爱”传递出的温柔、温暖与温情安适。

女词人李清照的人生后半段，几乎一直活在对“旧日子”的追忆之中。她在《南歌子》里叹息：“翠贴莲蓬小，金销藕叶稀。旧时天气旧时衣，只有情怀不似、旧家时！”谁能体会才女凄凄凉凉无比的心境——恩爱的丈夫天人永隔，旧日的家园遭铁蹄蹂躏，她被迫南渡，风雨飘零，可美丽秋光还是如期而至，旧衣裳上绣着的翠莲蓬还在，一切一如从前，一切却再也回不到从前，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终究是场不能实现的旧梦。

所有新的，终将成为旧的；那些旧的，都曾被时光腌制、被心情漂染、被双手抚摸、被眼眸凝视、被注入灵魂，终于凝固成记忆的琥珀，封存起来，叫做——珍贵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专栏撰稿人，现供职于湖北省嘉鱼县文联）